



香港集会游行 呼吁法办元凶停止迫害

【明慧网】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已超过十八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亚洲各地也有超过五十四万六千人联署“诉江刑事举报书”。

十月一日,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法办元凶、停止迫害”集会游行活动。

中午十二点,集会在天国乐团气势磅礴的演奏声中拉开序幕。天国乐团一连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和最新作品《神圣的歌》等。日本天国乐团团长邓先生表示,《神圣的歌》

是由李洪志师父亲自作词、作曲,歌词中想要表达的意涵,就是希望世人都能够守住善良和善念,不要随波逐流,才会有得救的希望。”

集会场上,多名中港台政要与学者或亲自出席、或透过电话录音发言,谴责由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学员仗义发声的维权律师与正义人士的打压与酷刑迫害。

“法办恶首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是天意的必然,也是良知的选择。”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先生表示,江泽民集团



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的群体灭绝迫害,使中国社会陷于全面的道德沦丧与动荡之中。而法轮功学员十六年来坚持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也逐渐唤起亿万民众的良知,如今,二亿一千多万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北京遭劳教酷刑 福建女医生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51 岁的福建法轮功学员女医生林如,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北京新安劳教所,遭受种种折磨和侮辱。2015 年 6 月 27 日,林如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林如女士控告说:“当时这些警察一边扯我的头发,一边围着我,用穿着的尖头皮鞋轮番猛踹猛踢我全身,致使我的胸腹部、背部、四肢皮肤大片大片黑紫。因为我不配合,她们狠狠地打我的嘴巴,约打了二十多下,还用电棍电我。”

以下是林如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一、修炼法轮功 身心受益良多

1998 年 3 月,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她的班主任老师原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女性,那天,我和她见面

时,我突然发现她象变了个人,一改往日的病态,变的年轻有活力、精神饱满,走起路来,颇有几分运动员的样子。吃惊之余,我询问有何妙法。她热情的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把《转法轮》一书借给我。

看书后,我明白了许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的意义,明白了修炼对人生的意义。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我虽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但是自幼体弱,经常感到劳累乏力,做不了什么事情,还有慢性胃炎、关节炎、偏头痛、痛经等病痛,曾用过中西药及偏方,帮助不大。平时下班回家后,常感周身无力而懒惰,家务活干的少,不时被丈夫埋怨、责骂,身心俱疲。

修炼法轮功一段时间后,不知

不觉中什么病痛都不见了,干起活来没有累的感觉。丈夫见我有了活力,气色也好了,家里充满了阳光,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呀!

经过不断的修炼法轮功,明白人应该真诚、善良的活着,遇事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发现问题努力改正;能够更多的为他人着想,发自内心的自觉做个好公民、好员工、好母亲、好妻子。在单位,真诚待人,关心同事、关心病人,工作不挑不拣,放在哪儿都让人放心。遇到不顺心的事,能换位思考;碰上不合常理、令人纠结的人或事,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便能从世事更替,凡事皆有因果的理悟中淡然处之,这样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愉悦的心情,快乐的工作、生活。

在医疗行业收受红包、收受回扣盛行的当今,我从以前(接下页)

在北京遭劳教酷刑 福建女医生控告江泽民

（接上页）的随波逐流到修炼后的拒绝一切不正当收入，在不解、排挤等压力面前，依然能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处事、待人。我多次参加乡镇的义诊活动，遇上生活困难无力买药治病的农民，我会把钱悄悄塞给他，以解燃眉之急。

二、在拘留所和看守所遭迫害

2000年11月10日凌晨，我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电话亭张贴《江泽民推卸不了历史的责任》传单时，被警察绑架到建国门派出所，从凌晨到傍晚，不但不让吃饭喝水，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还不断被不同的警察盘查、搜包。当晚被劫持到东城区看守所八筒六所，在那里，天天被强制坐板，不时被提审施压，吃的是没有一点油的烂白菜配馒头，时间一久，造成了营养不良，致使此后闭经半年多。

三、被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酷刑折磨

之后，我被非法劳教，2000年12月19日，被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1. 踢打、电棍电击、侮辱

一到调遣处，我就被警察强迫长时间双腿并拢下蹲，并低头抱首，稍一动，就被踢或被电棍电。后来，我下肢严重浮肿，达大腿根部，鞋子都无法穿。

警察为了让我写“认罪认错书”及“不修炼的保证”，把我带

到单独的一间房间，让我下蹲低头抱首，扯掉了我扎头发的皮筋，约六~七个女警察推搡着、踢着我。我多次被踢倒在地上，又多次被她们叫嚣着爬起来。她们指着我一头散乱的头发，一身不整的衣衫说：“你是天底下最丑的人。”

当时这些警察一边扯我的头发，一边围着我，用穿着的尖头皮鞋轮番猛踹猛踢我全身，致使我的胸腹部、背部、四肢皮肤大片大片黑紫。因为我不配合，她们狠狠的抽我的嘴巴，约打了二十多下，还用电棍电我。

2. 不让睡觉、靠墙“飞”、冷冻、踩胸部等

2000年12月20日~21日，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因我不唱认罪认错歌，警察不让我睡觉，长时间站立，或坐板，或下蹲，或靠墙“飞”着，大雪天，让我仅穿着单薄的衣服蹲在风口受冻，就这样整天整夜的折磨我。

大约2000年12月下旬的一天，又由于我不配合警察认罪，她们（其中一个女警姓郭）叫来两个人高马大的人（吸毒人员）给我堵住嘴、扭过脖子、压在地上，一人踩头一人整个人跪于我前胸，使我无法呼吸，差点窒息而死，所幸我努力挣脱了。

3. 猥亵、侮辱

2001年1月12日，在从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送往北京新安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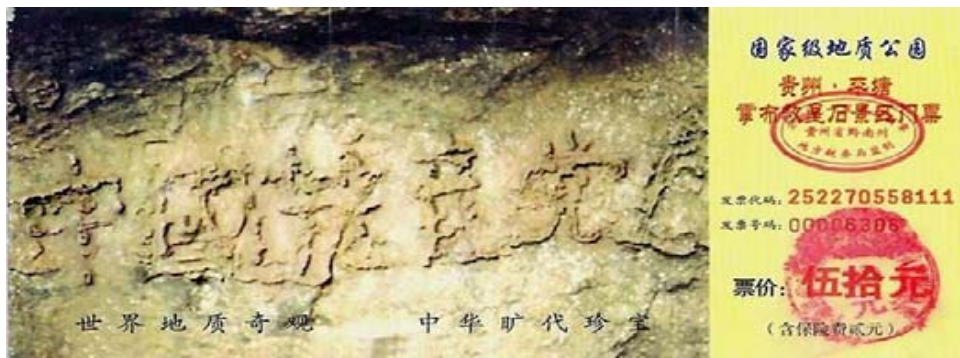
图：酷刑演示：“飞着”

教所之前，我被强行送到医院实行体检，在内科听诊心脏时一名50多岁的男医生撩开我的衣服，把听诊器直接放在我左乳房上听，取下听诊器时故意用手用力扭捏了一把我的乳房，对我进行猥亵、侮辱（我就是内科医生，知道正常听诊程序是什么样的）。

四、被北京新安劳教所酷刑折磨

我被劫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四中队五班，刚到的二天内，劳教所不让我睡觉，由警察指使着已转化的人员轮番对我进行谩骂、侮辱，以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因未达目的，又通过折磨其他罪错的人，以转移矛盾，制造仇恨，再反过来折磨我，比如因为我不认罪、不写“保证书”，就不准与我同班的所有人吃饭或睡觉，致使我遭受了许多其他人员的折磨：言语辱骂、殴打、踢腿、面壁站立等。

为了强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新安劳教所对我实施了酷刑折磨，比如不让睡觉、长时间站立或坐板或下蹲或靠墙“飞”着、电棍电、扇嘴巴、扯头发、推搡、言语侮辱、受冻、猛踹猛踢周身、人为制造窒息折磨等。◇



图：2002年6月在贵州发现的“藏字石”断面上显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意。